

ZOU XIANG
ZUI HOU DE
HAI YANG



走向“最后的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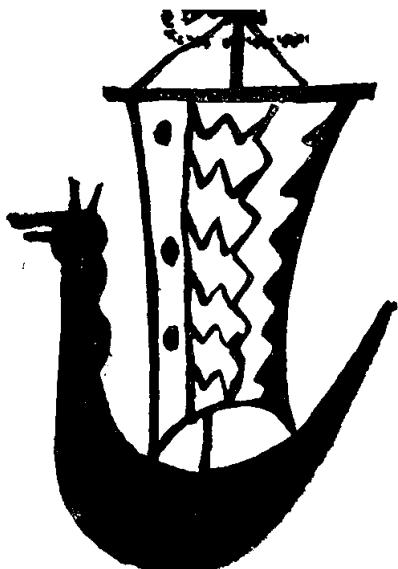
〔苏〕瓦西里·扬 著
陈弘法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走向“最后的海洋”

〔苏〕瓦西里·扬 著

陈 弘 法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呼和浩特

В. ЯН
К “ПОСЛЕДНЕМУ МОРЮ”

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本译出。

走向“最后的海洋”

〔苏〕瓦西里·扬 著
陈 弘 法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84 千 插页: 2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300 册
统一书号: 10089·300 每册: 1.30元

内容简介

《走向“最后的海洋”》是苏联斯大林文学奖金荣获者瓦西里·扬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蒙古人的入侵》中的第三部（第一部《成吉思汗》，第二部《拔都汗》，均有汉译本），可以独立成书。

这部小说以十三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鞑靼蒙古人大军在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的统率下再次西征欧洲（围陷基辅，攻占波兰，袭击捷克，进攻匈牙利，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滨）为主要情节，塑造了蒙古大军主帅及其军师、将领、爱妃、基辅千人团总及其部下、巴格达哈里发使者及其随从、德意志皇帝、库蛮头人、汗帐修史人、中国建筑匠人等众多人物形象；展现了从萨莱金宫到基辅小铺、从巴格达王宫到西西里皇帝别墅、从匈牙利平原到达尔马提亚海滨等广阔场景；描写了基辅城下会战、拔都帐中诸汗议事、山隘平原上大队人马匆匆行进、夜雨山洞中乌力格尔奇说书等动人场面；同时介绍了蒙古、东欧、小亚细亚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萨满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信仰礼仪。

全书情节跌宕，构思奇特，描写细致，语言风趣，读来引人入胜。

“我要走向‘最后的海洋’；到那时，整个世界就将落入我的手中。”

——摘自一部《成吉思汗编年史》

目 录

| | | |
|------|----------------|------|
| 一 | “这件事发生在巴格达……” | |
| 第一 章 | 治印人——“虔诚者杜达” | (1) |
| 第二 章 | 半夜子时 | (4) |
| 第三 章 | 在大哈里发的宫中 | (7) |
| 第四 章 | “马走日字” | (12) |
| 第五 章 | 自由猎人的秘密 | (15) |
| 二 | 在亦的勒河下游地区 | |
| 第一 章 | “风爱号”双桅船 | (20) |
| 第二 章 | 罕见的怪事 | (24) |
| 第三 章 | 蒙古巡逻队 | (26) |
| 第四 章 | 阿布德·拉赫曼在女占卜人帐中 | (34) |
| 第五 章 | 聪明的比比—琼杜兹 | (39) |
| 第六 章 | 阿拉伯商人的宴请 | (45) |
| 三 | 在拔都汗的营帐中 | |
| 第一 章 | “金宫” | (50) |
| 第二 章 | 拔都汗开口了 | (53) |
| 第三 章 | 死亡之翼 | (55) |
| 第四 章 | “世界装饰物”们 | (64) |
| 第五 章 | 阿拉伯使者谒见鞑靼汗 | (68) |
| 第六 章 | “天国”都城的诞生 | (70) |
| 四 | 诺甫哥罗德使者谒见拔都汗 | |
| 第一 章 | 审问俄罗斯俘虏 | (73) |
| 第二 章 | 俄国木筏来了 | (77) |
| 第三 章 | 戏熊 | (80) |

| | | |
|----------|-------------------|-------|
| 第四章 | 纠缠不休的拜访者 | (87) |
| 第五章 | 悲哀的途程 | (92) |
| 第六章 | 拔都汗的恩惠 | (95) |
| 第七章 | 木雕玩具 | (102) |
| 第八章 | 六个字 | (104) |
| 第九章 | 终于到家了! | (111) |
| 第十章 | 不遂心事 | (114) |
| 第十一章 | 苦闷重重 | (118) |
| 第十二章 | 在修道院里 | (120) |
| 五 | 阴云密布 | |
| 第一章 | 镇尼的预言 | (125) |
| 第二章 | 在通红的夕阳下 | (127) |
| 第三章 | 拔都汗发怒 | (131) |
| 第四章 | 诺核汗的胡作非为 | (139) |
| 第五章 | 在“亡命徒”营地 | (145) |
| 第六章 | 远征日期已定 | (153) |
| 六 | 黑暗逼近“日落之国” | |
| 第一章 | 蒙哥汗在基辅城下 | (157) |
| 第二章 | 在科特扬汗的帐篷里 | (161) |
| 第三章 | 坦卜日迪讲的故事 | (165) |
| 第四章 | 波洛维茨草原在燃烧 | (170) |
| 第五章 | 百户长的牛车 | (171) |
| 第六章 | 速不台的铁甲车 | (174) |
| 第七章 | 致正统教徒之哈里发的一封信 | (175) |
| 七 | 在涅卜儿河畔 | |
| 第一章 | 离开诺甫哥罗德! | (178) |
| 第二章 | 瓦吉姆在基辅 | (185) |
| 第三章 | 草原游牧民的朋友 | (189) |
| 八 | 基辅的末日 | |

| | | |
|-----------|--------------------|-------|
| 第一章 | 基辅惶恐不安 | (196) |
| 第二章 | 在公爵府邸中 | (199) |
| 第三章 | 基辅的最后一次市民会议 | (206) |
| 第四章 | 在拔都汗的大帐旁 | (214) |
| 第五章 | 瓦吉姆殉难 | (219) |
| 第六章 | 基辅的最后结局 | (226) |
| 第七章 | 致巴格达哈里发的一封信 | (230) |
| 第八章 | 鞑靼人开拔之后 | (232) |
| 第九章 | “前进！迅速前进！” | (234) |
| 九 | 蒙古人的套马索撒向欧洲 | |
| 第一章 | 蒙古人攻击之下的欧洲 | (242) |
| 第二章 | 里格尼茨之战 | (245) |
| 第三章 | 勇敢的歌手 | (247) |
| 第四章 | 在马扎尔国 | (256) |
| 第五章 | 在普施塔 | (258) |
| 第六章 | 姐妹城 | (259) |
| 第七章 | 科特扬汗之死 | (261) |
| 第八章 | 塞奥河之战 | (264) |
| 第九章 | 通向“最后的海洋”之路 | (267) |
| 十 | 拔都汗在亚得里亚海边 | |
| 第一章 | 欧洲处在惶恐不安之中 | (270) |
| 第二章 | 这是“最后的海洋”吗？ | (274) |
| 第三章 | 不测之事 | (277) |
| 第四章 | 倔强的山民 | (281) |
| 第五章 | 沾满鲜血的手 | (287) |
| 十一 | 纷争之开端 | |
| 第一章 | 拔都汗在的里雅斯特城下 | (292) |
| 第二章 | “乌力格尔奇”的歌 | (295) |
| 第三章 | 远方使者 | (301) |

| | | |
|-------------------|-------------|-------|
| 第四章 | 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 (302) |
| 十二 在蔚蓝色的海边 | | |
| 第一章 | 在国王的别墅中 | (315) |
| 第二章 | 意想不到的报信人 | (317) |
| 第三章 | “虔诚者”杜达的来信 | (324) |
| 十三 远征的结局 | | |
| 第一章 | 多瑙河岸边的谈话 | (328) |
| 第二章 | 尤勒杜兹哈敦之星的陨落 | (331) |
| 第三章 | 拔都汗的忧虑 | (334) |
| 译后记 | | (343) |



“这件事发生在巴格达……”

第一章 治印人——“虔诚者杜达”

在巴格达^①大清真寺前面广场上的一座宽宽的石头楼梯边上，摆着一张小石桌，石桌旁坐着虔诚者杜达，他正在往磨光的桃形印章上刻字。杜达用纯熟的阿拉伯连写花体字在印章上写下前来要求治印者的名字，在宝石戒指上写下给佩戴人带来力量和平安或者防备“毒眼”^②和恶人诅咒的神秘符语。

①巴格达：现今伊拉克的首都。汉文史籍中作报答。——译注

②“毒眼”：迷信中说，“毒眼”看人之后，人可能遭殃。——译注

“虔诚者杜达”，——人们都这样称呼这位治印人……凡是前来礼拜庄严肃穆的清真寺的人，谁不会看到这位俯身石桌的手艺人，看到他那火红色的长须、毛茸茸的黑眉和黑眉下那一双沉郁灰暗而饱含着神秘莫测思想的眼睛呢？

有一天，一个人走到虔诚的杜达面前。这人姿态优雅，身着一件价格昂贵、但因穿着时间过长而已经褪色的毛衣“阿拜”，平静的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他把一方半透明的湖白色“月亮石”放在石桌上，请杜达刻上这样一行字：“至圣哈里发^①之刮胡匠，谨慎者哈桑”。

“请你原谅，我不干那种我不能干的事，”杜达边干着手里的活计，边说。“这种题款会给你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甚至给你带来危险的后果。应该用别的题款。至圣哈里发是道德和理想的楷模，他不可能也不会刮胡子的。那会引起人们的不安。马沙拉，马沙拉！简直不得了！”

“那你说该刻句什么词儿呢？”惊异不安的哈桑问道。

“你的前辈，五年前离开人世的那位刮胡匠，据说用的是这样的题款：‘至圣哈里发之胡须保护者阿卜杜勒·拜拜’……这样的题款就不会引起任何麻烦了……‘胡须保护者’嘛！”说到这里，杜达意味深长地伸出食指。“这样，即使哈里发本人——愿他平安如意！——也会赞赏你的谨慎的。”

“好，就这么办吧！”哈桑对治印人说。他正要离去，突然发现了一枚刻着题词的金戒指。那戒指好象有什么地方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什么题词？”他边问，边伸手去拿戒指。

虔诚的杜达以异常敏捷的速度一把抓住金戒指，放进揣在怀里那只盛放其他印章、戒指的皮盒子里。

“这枚戒指我还没有刻完呢。没有刻完的东西，我是不乐意

① 哈里发：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国王。——译注

拿出来让人看的。”

正在这时，一位骑着金红色烈马的年轻人翩翩而来。他从马上高声叫道：

“你好，我尊敬的老师——虔诚者杜达！我的戒指刻好吗？”

一向安详庄重的杜达突然间变得慌乱起来。他打开皮盒子，拿出那枚金戒指，奔下楼梯，迎着骑马人跑去。

骑马人和他的坐骑都是那样年轻，挺拔，漂亮。骑马人的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他穿着朴素，好象一个生活在沙漠中的普通贝都因^①游牧人。但是可以看出，即使他衣服褴褛，也仍保持着一个勇敢的自由人所具有的那种骄傲的气质。青春的魅力，显示内心力量的面庞，使他英俊无比，惹人喜爱。

“这是谁？”等骑马人接过戒指，策马驰过广场，消失在一片烟尘之中以后，刮胡师哈桑问道。

杜达愤然答道：

“无论他是谁，对你来说还不一样？你刮你的胡子，他驯他的马。他是阿拉伯人赛马大会上最剽悍的骑手；在他铁的手腕下，没有一匹烈马不被驯得服服贴贴。”

“他为什么需要一枚金戒指呢？”

虔诚的杜达一听这话，大为光火，喷着唾沫，挥着双手，大喊大叫起来。连登上台阶前去祈祷的人们，也都惊奇地停下了脚步。

“你为什么老是纠缠着这枚戒指没完没了？你白操这份闲心到底要干什么？假如你是本市官府的‘贾苏斯’——密探的话，我倒还可以回答你，不过，眼下最好请你走开！……”

刮胡师哈桑后退一步，急忙溜走了。他直接跑进王宫，去向“维吉尔”——王宫巡察官报告这件事。

“那想必是阿尔-曼苏尔^①的戒指，”他激动不安地向“维吉

^①贝都因人：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多半以放牧骆驼为生。——译注

尔”报告了一遍。“你一定要把这件事禀报上去。其中说不定还有什么奥秘呢。”

第二章 半夜子时

巴格达的夜晚来得很快，转眼之间天就黑了。当杜达迈着大步，跟在其他行人后面，穿过狭窄的街道，匆匆向家里走去时，商号店铺已是万家灯火了。

他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朝一扇小门敲了几下。一个脸色忧郁的独眼看门人闻声将门打开，杜达走进一座狭窄的停着双轮牛车的院子。他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在一起的骆驼群，最终回到自己那间斗室中。他住在商人马哈茂德·玉龙杰赤伊^②存放货物的二层仓库的地下室中。

这位房主是一个经营花拉子模丝绸和衣物的富有商人，喜好祈祷神灵，乐意接待香客。几年前，他允许治印人住进地下室，让治印人给他在金戒指上刻下伟大的素赖曼^③的咒语，保他生意兴隆。对此，他很满意。

在一片昏暗之中，杜达凭着记忆摸到那只低矮的小桌前，把随身携带来的那只装着治印工具的皮盒子放到小桌旁的壁龛里，又返身走出地下室。他在门口的一段木头上坐下来，仰望着

①阿尔-曼苏尔：哥多瓦哈里发国奴隶卫队队长，在中世纪史书中讹作阿里-曼索尔。——原注

哥多瓦哈里发国是阿拉伯人于八世纪至十一世纪在西班牙建立的国家。——译注

②意即玉龙杰赤出生的马哈茂德。——原注

玉龙杰赤，即今乌尔根奇，在苏联乌兹别克境内。——译注

③素赖曼：圣经中的所罗门王，后演化为许多穆斯林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原注

漆黑的夜空和夜空中那闪闪发亮的星星，久久地、恭顺地等待着。

骆驼发出沉重的鼻息声——有的卧着，有的站着。从站着的驼腿之间，可以看到拉骆驼人在院子中央点起的篝火发出的闪闪紫光。

他等待着的身影终于出现了。那身影走到杜达身边。来人身上散发出一股玫瑰油的香味。一个温柔的声音轻轻地说道：

“我们尊敬的主人让我向你问好，还请你为他祈祷。”

她给杜达送来一张灼热烫手的烙饼，一钵热气腾腾的稀粥。杜达在伸手接饭时，嗅到了她那双戴着银戒指的纤手散发出来的气味，脸碰到了她的披袍边缘。女子说，还要给他送来几块燃烧的红炭，说完便转身离去。杜达贪婪地望着她的背影，再一次恭顺地等待起来。不一刻，她拿来几块红炭，俯身吹旺。于是，火光照亮了她那处女般温柔的面庞、描黑的眉毛、绣花的额束。她用唱歌般的声音似带嘲讽地问道：

“你每次伸手接饭的时候，手为什么抖得那么厉害？我真怕你把粥撒了。”

女子轻轻一笑，抽身消失在黑暗之中。

杜达到斗室，吹旺炭火，又加了几根枯枝。他就着跳动的火光，在一部厚厚的可兰圣经空白处书写起来。他不停地咕哝着令人不解的词句，还不时挥动着双臂，就象和人吵架一般：

“子夜……今天子夜！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心里再也忍耐不住了。而这流浪生活也该结束了……是的，我还满怀着希望……还没有人能斗得过我呢。下象棋要想走赢，可以用‘马走日字’这一招儿；人世间当魔鬼设下山崖挡道的时候，走直线同样是愚蠢的。明天一早，我的智慧就要发出耀眼的光芒。人们将要跑来，围成圆圈，按着我这支不大起眼的笛子发出的微弱声音疯狂地起舞。在成功降临在我头上并把我推向高峰的那一瞬间，但愿我有力量，但愿不祥的蛇蝎不要咬螫我的心。”

杜达插上门闩。他撩开铺在地上的毡子，露出通向暗室的小

门。

他打开小门，无声无息地钻了进去。在黑暗之中他扶着梯子向下迈了几步，撞到另一只梯子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攀住另一只梯子向上爬去，终于爬进一间摆着一只狭长桌子的小屋。小屋只有一眼小小的窗户，微弱的星光透过窗户照进小屋。

杜达长跪在地，轻声祈祷起来，——开头用的是阿拉伯语，后来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椭圆形的窗户，又低头祈祷起来。渐渐地，他全身抖动，闷声闷气地号哭起来。为了保持宁静，他极力克制着自己。

终于，一轮圆月慢慢地爬进窗户边。淡漠的月亮一仍其旧在天空中走自己的路，发出惨白的光。

跪着祈祷的杜达站起身来，两手紧紧地抓着桌棱……惨白的月光照亮了停放在桌子上的用树枝扎绑而成的狭长担架。

担架上躺着一个身穿黑色绸衣的女子。这女子枯瘦如柴，干瘪得十分厉害，藏身于衣褶之中，勉强可见。她纤细的双臂交叉在胸前，手上戴着银光熠熠的戒指。

杜达转过身去，焦急地等待着……

当圆月完全爬进窗户中间的时候，一个娇弱的身影出现在窗外，在银白色的月光下，显得黑白分明。

杜达狂热地低声祈祷道：

“你忠实的仆人我在这里……就像往常一样，我在你身边！……温和、无罪的玛丽亚！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伸出你纤细的手来抚摸我的额头吧！给我以力量吧！”

他贪婪地凝视着窗外的黑影，期望着她的睫毛会睁开，面庞会活动，人会复活。

“命运啊！到处是劫数！我坚强的意志也无法对付的可怕命运啊！你摧毁了我看中的一切，打碎了我备好的一切，破坏了一切咒符。但是，我仍不屈服！……”

月亮慢慢地浮游着，离开了窗户。她，消失了，娇弱的身影溶进了黑暗之中。

杜达扑嗵一声跪到地上，咬住手指，忍住悲恸。

“洁净、无罪的玛丽亚死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了她。最后一次。明天她将被送进永恒安静的地方！……”

院子里突然传来的呐喊声将他惊醒：

“杜达，治印人杜达！快开门，不然我们就要破门而入了！”

杜达犹豫片刻，然后迅速起身，爬回自己的住房，用旧毡子盖住暗室门。

门外不断地传来叩门声。他把门闩推开。

一个黑人奴隶高举着火把跨进斗室，室内顿时充满了油烟味。奴隶身后，一个身披条格斗篷的人站在门槛上。此人正是杜达认识的哈里发手下最残忍的那个刽子手。

“你就是那个浑名‘虔诚者杜达’的治印人杜达吗？”

“你说的很对，尊敬的曼苏尔——正义之剑、至圣哈里发宝座的坚强保护者！”

“现在你跟我走一趟，让我们见识见识，你到底虔诚到什么程度。奴隶们，抓住这个人的双臂，捆住他，别让他趁黑跑掉。他是巫师，会变成蝙蝠飞走的。”

“我会恭敬从命的，我的主人！”杜达顺从地抬起双臂，两个黑人奴隶立刻用粗硬的绳子将他绑起来。

第三章 在大哈里发的宫中

当两个黑人架着杜达走出地下室，来到院子里的时候，杜达突然放开嗓门吼叫起来，那些睡在房顶上的人们被惊醒，于是到处传来叫骂之声：

“你们为什么折磨一个虔诚的老人？放开他！恶棍！”

曼苏尔催促黑人：

“快走，快！”

杜达却赖着不走：

“你们这些没尾巴猴子，为什么要绑我的手？我还要用手赚钱糊口哟！不用绑我也会走呀……”

他用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扭头对一个黑人喝道：

“看着我的眼睛，你这条火腿！你现在就想倒在地上这堆骆驼粪上睡觉啦！那你就躺下吧！赶快象土拨鼠一样入睡吧！”

那个穿着花条袍子、戴着铜鼻圈、身材魁梧的黑人，突然摇摇晃晃跌倒在地，侧身躺下了。

杜达调过头来，用灼热的眼光盯着另一个黑人，又喝道：

“你这个熟透了的南瓜，也想睡了吧！那就和你那位懒惰的仁兄并排躺下，象条黑牛一样开始打鼾吧！”

于是另一个黑人也摇摇晃晃地向已经睡在地上的那个黑人走去，在他身旁躺下去，一时两个人都鼾声大作。

曼苏尔恼怒至极，扑向酣睡的黑人，又是脚踹，又是大骂。末了，他用布腰带梢擦去额头上的汗珠，转身朝杜达走来。杜达正沉静地站着，两手伸向天空。

“珍珠般的月亮啊！”杜达叨念道。“你一视同仁地照耀着大人物和小人物，聪明人和傻瓜蛋。请你清醒清醒这些不明事理之人的头脑，别让他们象拖死羊那样拉拽虔诚的杜达吧！”

他向曼苏尔鞠了一躬，说道：

“请你带我去见幸福至极的秉公断事者好了。为什么非要弄坏至圣哈里发十分需要的一双灵巧熟练的手呢？我会自己走的。至于这两只愚蠢的骆驼，为了不让他们在这里直挺挺地躺上一昼夜，我会命令他们如何行事的。——喂，你们这两只死胡狼！立刻跑回家去，睡到明天早上再醒来！”

两个黑人奴隶一跃而起，双手提着肥大的灯笼裤腰，一股脑儿跑出大门。